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寒山帚談卷下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趙由青

寒山帚談卷下

明　趙宧光　撰

用材五

偏才擅場如眞楷隸篆不能兼善者無論矣即器用亦復如是有善用敗帚者有必須佳毫者毫之剛柔人各異取苟所遭相左即所造殊功此無他心手無權耳能權之士無所不宜權正兼濟斯稱大方

昔人言能書不擇筆有旨哉擇筆而書筆也非書也雅士不為

不擇筆者謂取捨非謂作用蘭亭得之敗筆是矣筆銳宜法方筆頹宜法圓則又不能不擇筆也米老自放云臣刷字而每以書自像此老能得不擇之指歟

書法云學書不須佳筆須佳紙用惡筆使後不擇筆用佳紙使後不慴似矣未盡也擇筆則事皮肉而忘其骨紙疏則墨走不堪留筆即有善思無從自見即有醜

態無從自欬余故曰筆致佳不妨紙惡大病近代名家有以糢糊相掩自蔽蔽人者大謬不然也

用敗筆學書以見字不在皮相而在筋骨脂髓須善豪作字以見字不可茍且勿以拕泥帶水惝人二器兼長乃是傑作

惡筆無妨惡墨有妨惡墨可惡楮不可三惡尚可詞惡最不堪也而世間不免無地可逃

搦管要如弄丸使圓轉活潑其機自熟作字之頃任吾

指使無論作字未作字時時時作一物在吾指端流轉其學自進

未作字先管欲不死已作字須指却不活活則成字無骨大病也

書法云腕欲動而指不知謂小楷可耳若作篆署則又不然篆法圜轉相續處若指不轉鋒何粘續

正鋒全在握管握管直則求其鋒側不可得也握管衺則求其鋒正不可得也鋒不正不成畫畫不成字有獨

戒者乎鄙俗審矣

正字全在用腕用腕似難而實易管直則求其用指不能也若置腕使指蜂腰鶴郄蘧蒢戚施醜態盡出唐巳前得法者多無論矣宋巳下惟米氏縱横正鋒然不能袪蘧蒢之病彼能因病投藥不能藥于未病之先得之目不得之心是以不偁上乘

晉巳前藉地而坐書必就郄楷書就几几廣不過四五寸修不過一二尺惟天子玉几廣尺二修三尺耳故懸

掌不期懸而懸正鋒不期正而正又按古人作字不甚大小至大不過二寸至小不過五分題石則稍大如壇山繹山之類署書則就版而題可以任其廣狹否則都閭無可大之道也即張顛素狂亦就屏障始可縱逸成草已非古法今之作者須先定古今器用始可作古今字體

懸掌故古人之順境今人之逆境也自唐已前雖有隱几聊借椅閣而已後世巧作欙椅安逸自恣少而習之

不知身手死矣及長而後知書法將革前非心手鬬逆反稱甚難茍能于小時始入家塾即敎正法何常不順更有何難

用筆得之鋒杪纖而不丈得之筆根澀而不韻故濡欲透豪運毋竭墨不纖不澀始合雅道意在筆前者豈惟運筆之項即濡翰而前已具全意世俗取纖嫩爲合時轡麤澀爲古雅者皆漫興唱彩而已

書法言執筆法凡作楷離筆頭若干作行書離若干即

不必詳其雖豪離管之異然與其過近寧過遠與其粘案寧虛掌以至與其浮動寧堅執近有不知書者譽一名家云無論其書之妙即覩其作字提筆指間若無多重也嗟乎左矣無論古人掣筆故事與夫後世鐵管學法兩重公案但腕中無力必不得佳書總令成就不過蘇眉山趙吳興婉弱美筆恣態媚俗之書耳豈上乘乎嗚呼不善譽者譽亦毀矣

作書須能用材無使材屈無伸可也常謂懷素諸草帖

疑今之筆墨非復往時及得燕中所造水筆與硯栻知必此器為之每用作字甚適也近有西吳王生脫格造筆南工幾欲廢北一時名流亦頗知善但莫悉其合古法耳有一名士反不善之惡之特甚一日過我作書余曰獨有王生筆不稱君手奈何無已姑試之喜曰大良器也索數矢而去異日相晤乃云前筆獨所用一矢耳餘皆棄物余因歎息可憐誰訴昔宣城陳生其先世為右軍筆至柳學士但取其常品最者不收何待今日哉

因訟筆冤而録用材法于左筆墨未合一冤墨水未入二冤楮筆不相發三冤筆不圉字四冤容豪未退五冤急作未舒六冤多作透弱七冤任器不任指八冤滯墨膠澀九冤埽墨旋鋒十冤冤不可極姑識十端

秦相碑狂僧敘纖瘦不弱濃潤不腴知古人多用水筆法在腕不在器所以妙也作篆時每闕此筆頗覺不便造筆合法全用耎豪故柔而不弱能大能小且能經久法書碑帖可想見矣而世之俗子翻指為惡筆者十常

六七大可怪歎

重為誦冤作毛生百尼疏凡漬筆毋論巨細必濡過三四分已上始能盡豪之才亦能任指之用俗子略濡分杪全欲使器供其姸媚亦可醜矣一尼也書後墨膠不令洒透二尼也晉漢已往硯用鳳池唐宋而下翻作陂阪甚至欽心遂令筆鋒帶扁或歧而二三者有之書生不覺其病故字皆側鋒及乎閣筆重書歸罪于筆三尼也醉飽肥鮮汚口吮豪令豪卷縮四尼也向日豪開五

戹也蜂入管耑失于墐塞六戹也因不知書法遂不知用法埽而不染七戹也疏硯八戹也灰墨九戹也稿紙十戹也十戹十乘百戹具也

濡墨寧贍毋窘用可大之筆作小字筆為我用字為我作用不可大之筆作大字我為筆使字亦筆成

墨欲贍勿盡用瀋筆欲和勿晝用豪朊欲勁勿盡用力指欲活勿盡用轉目欲專勿滯方所意欲完勿離鋒杪是以作書墨須有餘故古人晨起作墨及用墨時墨稍

過字便醜有餘墨而不用乃得佳書余常有言磨墨須奢用墨須儉漬筆須深用筆須淺

墨傅其筆筆傅其字字乃成形墨浮于筆筆浮于字字乃神妙墨不傅筆筆不傅字不成形矣傅則支浮則贍不傅窘矣雖然贍不盡其材也盡其材病過于窘書法謂之墨豬余又謂之書道塗炭

用草書筆作楷具眼者不昧以真書筆作草能者亦乖俗人反是者其中無主聽令于筆耳聽令于筆尚可謂

之書乎

余喜作草篆以續飛白之脉其任率自好若謂前無作者或詰之曰大小諸篆何有此法既謂之篆惟古自遵何得改轍余曰有説凡事取真不取假用實不用浮貴自然不貴勉然大小篆書必有大小篆體今體異昔何堪効顰必如昔書勢必虛假勉然而後可子言故是但須出之蒙將軍未作用前而後可如以將軍筆作丞相書吾見其難為矣古今興革故有不可知者子姑執筆

臨楮然後破我未晚也

作晉漢以上書不特今時强筆勿用必資𡣕豪柔頳而後可即墨須如漆紙須如皮硏須如盂掌須如木雞一物不稱終作時俗之書而已

書法云學書宜惡筆使後不擇筆又云强紙用弱筆弱紙用强筆二説並後世人語也案前人帖初無强筆所謂惡筆乃敗筆耳亦無弱紙紙之疏弱皆後世俗工所為宋以上無此法况晉唐乎試探稍古名帖求其字畫

雖極縱逸處用筆無有不圓熟者結構無有不了然者即于鋒交墨互中未始不森森楚楚果惡筆弱紙而能如是乎能書不擇謂鑒賞非謂作用也強弱相濟謂救時非謂相須也但堊帚飛白古法莫傳後世想成而以枯筆燥墨為之者是乎非乎不可知矣是則弱紙便于白強筆便于飛就世改轍古法疏矣

強弱紙筆遇此器即出此法苟非我之長伎亦須改弦易轍以勉就之不然指器相左心手不符即不成書今

時弱紙滿天下要知古人全是强紙全是弱筆世俗不善用遂謂過滑過嫩不堪著墨著因指間無有骨力將聽令于毫耳若胷中有箇佳字心能役腕隨在得意即使與古人弱紙亦自無妨況强紙對名手乎外境皆兆壯驪黃何能礙我作用

凡强紙用墨使墨有餘濃墨用筆使筆勿竭飲墨如貪吐墨如吝不貪則不贍不吝則不清不贍可不清未可俗最忌也

紙有三品之異量才施用一古佳紙如宋經箋高麗繭之類二宣德紙涇縣古千之類三則滿世間疏漏惡札是也上紙須用古作法中紙隨意皆可下非飛白稿草不能就其獷劣也

弱豪重墨輕用得佳書輕墨重用其書惡輕墨輕用其書纖重墨重用其書俗強筆輕墨輕用則不腴重墨輕用則不潤輕墨重用則獷而離重墨重用則粗而俗四者無一可者也是以古人必須弱豪

握管之法有單鉤雙鉤之殊用大指挺管食指鉤中指送謂之單鉤食中二指齊鉤名指獨送謂之雙鉤勝國吾子行善單憎雙試之果驗單則左右上下任意縱橫雙則多所拘礙且名指力弱于中指送亦要怯矣小時習雙今欲改之增我一障詳說以示初習書者凡單鉤情勝雙鉤力勝雙鉤骨勝單鉤筋勝單鉤宜真雙鉤宜草雙鉤宜大單鉤宜小

描字不必憎惡楮塑字不必厭灰墨若運管舒豪惡材

絕不堪用矣不惟膩澀難于使轉即對之敗興寧得佳書常戲為之語曰靠筆成畫恰似描樣靠墨成形何如塑像二意似殊總之一致臨池撫卷到此自知

晉唐宋三品研式筆鋒功過所繫不特為石所使亦為墨所使也鳳池墨阿歛筆不及阿底而墨自足陂阪鋒石半著鐵心則二罷全相挹取烏得不扁且歧乎必如俗兒埽墨從事捲鋒向楮尤為僨事

鉤帖鐫刻二人先與講解數日然後下手更取其所鉤

所刻之字對搂指其得失一指用筆正側鋒次指一字負抱顧盼形勢三指連字引帶四指每行起止不同或曾經割動之帖可以意裁五指主客失所敗筆或本帖原作敗筆可以意裁六指寫字名家人人具有得失不得以我意改同之七指唐已上帖不得改娛曲纖巧之筆失其時代八指晉已上帖不得改時俗通行之體亂其來歷九指疏密不得改移失其避就十指挑剔不得涵晉轉唐折殊法十一指不得失晉人圓轉逸韻十二指不得失漢魏章草古澀

妙境

工人能刻繪事未必能刻文字能刻文字未必能刻名家善書能刻名家善書未必能刻古人法帖能刻古人法帖未必能刻同本異摹諸搨刻同本異摹諸搨工拙必露矣

評鑒六

昔人言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一未到一不屑耳謂不能鑒者無是理也果不能鑒必不能書

閲名人書須具有隻眼不然未得其佳處先蹈其敗筆効顰之態見之欲嘔是則不如無學翻有一分自適處古人書直是氣象不同晉漢帖無有晉漢人氣象即知是偽故舊帖雖非善本自有作用新帖雖極力揣摹直是棄物何也出自淺學之手不知書法為何物直以俗筆廁古書分明别造一箇宇宙何取于古帖乎

凡字收鋒增美者會稽以上也收鋒補過者大令而下也先措言求妍媚于成字之後大令所以去之更遠

字有三品曰庸曰高曰奇庸之極致曰時高之極致曰妙奇之極致便不可知不可知其機甚危學足以濟之識可以該之則超乎高妙學識不足以該濟而但思高出人上者野狐何有哉雖然吾又惡庸庸人趨時作世俗事業便無出頭日佛法中學道人寧落地獄不願畜牲近之矣曰寧惡毋庸有説乎曰有惡故自𠋣唾罵者載道自然有日自覺其醜態庸俗之作甄别者世不多見十人九人讚歎其美歴世愈久庸根愈深落此深坑

何時出離

畫後策竪後打謂之能品策如馬頭打如鶴郄謂之俗品不策能蔵不打能正蔵不頹正不鋭謂之高品隨勢而施無所拘礙謂之逸品若乃皮相飛黄野狐骨骼者怪妄自不能外掩可謂低品是以書法不道世多蹈此故稍及之名義具書法中

古人法書篇有篇法行有行法全字有全字法半字有半字法一畫有一畫法一點有一點法是以名帖隻字

半行不可蹉過近世墨客以畫遮點以體遮畫以上下文遮一二字以通篇氣色豪逸遮却一生醜態尚可謂之書乎其最下者借佳紙濃墨掩其拙筆或以筆勢波折掩其謬結皆書中穿窬之流識者恥之

古書佳處在方圓斜直不拘繩檢令人惡處却與古同古人習中自有箇佳字任其所施耳今則不然上者只記臆古人成按下者以無繩檢遮掩其拙以糊人耳目謂貌則同其造就處天地懸絶

名家書法滿亦佳空亦佳長亦佳短亦佳端方亦佳衺倚亦佳方圓平直無不宜之後世俗書縮大為小傳瘦為肥一字字弄作團團無有濮漏逐字觀之非不端楷却增一團俗氣

整頓之失即智永親傳家法作千字文懷仁博采真蹟集聖教序已自磨礱熟爛況其下者乎雖然二僧釋子也法如是故何乃文人墨客不師其全體作用而師其整頓一門正似盲兒摸象耳者謂象如箕摸象尾者謂

衆如帚乎

集古諸帖豈惟修改誤人即其顧盼起伏略不可得矣名家作書行款上下尚不可移易況集取强合乎往往見移行諸帖行首無故而來行末無故而往甚至强割聯綿意義失所不知者效顰從事已自可憎集古比之移行又天淵矣

集帖之取圓整有不得不然者失勢故也凡觀集帖又須緣情欲定其罪罪在亂次不在取圓

古人筆鋒縱逸處翻摹諸人十九收斂圓整十一揚波怪妄一時俗一野狐皆畔于書法圓滿故是正法逸與乃其權巧初學者可與正未可以權雖然若不能權不知書者也即能權而補綴從事謂改過成功可耳若恃其後筆即非上乘大令且以受嗤豈惟他人

字以知好惡難別他人好惡易別自已好惡難識古名家好處易識古名家惡處難識今無名人惡處易識今無名人好處難如此識得如白黑不差方是識好惡此

無難多看法書得之矣

皎皎而好爲好書涸涸而好爲惡書翩翩而好爲佳書莽莽而好爲野書佳好故難野惡何難不知媿何難知媿斯難

後世以筆鋒掩書巳自俗謬至于近代又將以墨汁掩筆大可怪也古人未始無之此偶然落筆濃淡失所謂不傷于書可耳若借此遮醜法果如是乎譬之殘印章爛畫片折足鼎闕池硯妙處不在破而在全去其妙處

獨取殘闕識者噴飯

世人多謂余拙于真楷故作篆書名言哉真堪藥石乎惜未悉余病也余故貪夫常謂遇事不見根氐寧不學書法言作字粗通篆法因此一語每為致思篆無粗通義粗通即有俗惡二魔投手腕中俟得我便矣此無他後世知見善機不熟俗習易染耳有心書道必從頂門著力字之必篆猶學詩者必熟讀三百篇作文者必貫通九經正史不然皆野狐也余之作篆者書之始也不

作徒隸者未究其終也世之譏我者但知用字之終不顧聞横直點拂從何處來從何下落故余之不作真楷功未到耳世之譏我似矣但鹵莽横加故曰藥石哉未中余病請以此良劑自濯肺腑毋令俗魔中汝膏肓余無世資習以成性以至作字豈惟不能隨波逐流即唐宋而下却不喜效顰是以每受世嗤有見作飛白者曰象道士畫符有見作古文者曰如武夫戈戟有見作小篆者乃始解顧曰寫得太平嗟嗟何俗眼之局于一

邊更不放開咫尺哉心目都在胷中牝牡驪黄何關千里逸足且道士畫符何者非篆體立戈持刀何者非心畫余作書時因文定法故不泥者有之顏魯公家廟碑方朔贊諸法書帖惜義各别徒隸尚尒豈惟篆籀而無其説乎悲盲兒摹象作法書全帖見謂字從胷中取由内照能解于此始可以得二王署名千變萬化之妙不然妄謂二子好怪者此正無耳目人也請借棠古人皇縫虞學士馬尾合其兩眼他時有目者出出與共賞

子建云丈之好醜我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至于今之世豈惟好處人不知其得即醜處亦不知其失也成敗橫于衷毀譽梏于外評者不得其實聽者莫之的從未曾實用一翻功夫總之夢中說夢人之用功而不知者有矣未有無功而知者也知而不能言者有矣未有能言而不知者也

後世書家惡態百出有巧為波折以誣人者有倚此糢糊以渾人者有故為絲曲以媚人者有率其粗礦以欺

人者有任其放縱以淩人者皆不知書者也果能此道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可善取之勿遺開眼後慙愧
好古不知今每每入于惡道趨時不知古侵侵陷于時俗寧惡毋俗寧俗毋時惡俗有覺了之日時俗則方將軒軒自好何能出離火阬
不見古人書不能洒俗不見今人書不能祛妄
問如何作書曰畫得出封得出擊得點得輳得便是書法真能有得自一至十即是法帖或永或圖一字可敵

評書不特毁人書難即譽人書亦難嘗作書遇敗筆世人漫然喝彩者無論矣至真認以為好而譽之益令書者媿怍

有一友人初作賣書肆索余寫柔翰林三字扁額期得佳書余以其果屬意也構思日夕始為下筆覺之自覺飛動四顧躊躕可以滿志兒子請留正本與之鉤本足矣余取初心欲以畀之及後相見畧不色喜稍間曰衆道士畫符余亦不毁快自若也但戒他時俗地勿作佳

書耳

友人索余作堂聯聯中有䀿字惡其近㝠也以為不祥戒曰幸用俗眠余如其請不惜蹈俗併十字竝作通時小篆一日有一大名士過之見其方整誤認非余作者頗稱獎及知余書因自飾曰寫得太平悲哉世乎就俗用俗何必余書帚可焚矣

字熟必變熟而不變者庸俗生厭矣字變必熟變不由熟者妖妄取笑矣故熟而不變雖熟猶生何也非描工

即寫照耳離此疏矣變不由熟雖變亦庸何也所變者非狂醒即昏夢耳醒來恥矣

字避筆俗俗有多種有粗俗有惡俗有村俗有嫵媚俗有趨時俗粗俗可惡俗不可村俗尤不可嫵媚則全無士夫氣趨時則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世人顧多尚之目為通方者有矣此以惡紫特甚須痛懲之

近代善刻如遥望美人未見不好及覩真蹟如覿面相對大半可憎矣古人墨本則骨骼筋肉一時呈露至于

古蹟語言舉止趨步皆可師資至若鍾王張索名世賢

哲則風神顧盼千里一息非足蹟可到但得遐想未可

追蹤仰止若何

不多閱真蹟不辨名家敗筆不多參搨本不顯鐫工無

稽遵敗筆效偽鐫都成一笑

學者稍知字畫即彈躭好醜及至法書在側大半若罔

聞之書法在筍全然不知何物甚至臨摹步武亦但恍

在近代時尚俗體而已何怪乎葉公好龍哉余是以斷

彼沈夢中人也書家而不酷嗜古帖者皆是也即好矣而又但能視若氍毹以至翻其題跋摸其剥蝕攷諸證佐以驗真偽而低昂其價值者一皆茫昧于此道之徒勿論可也

評論鑴工古以不失體為高手今以不失筆為高手不知者左今右古大謬不然也筆可自取體須導師試揣近代江左諸人何人不能巧弄筆意如花似柳描成一段春色至于結果收拾無所措置矣是以古人之結構

體裁攬其妙境真有不知手舞足蹈之快若夫鋒鋩鮮妍不過漫然稱賞而已豈可同年而語哉

閱墨刻如十六觀經之象觀真蹟如佛觀若親炙名家濡豪運帚則是開眼合眼大聖現前如羹如牆芳軌不遠儻逢偽蹟等視天魔必不為所嬈亂具有正法眼在

古帖糢糊者翻覺校好何也鐫工那得無漏醜不呈也善學者得其好處我自不糊塗不善學者認糢糊作一段妙境謬矣更有以糢糊糊人耳目者此非士君子所

為小人伎倆耳詐矣不知者謂字既糢糊掩則通掩露則通露何獨醜態不呈大抵翫帖人必稍具鑒識古帖骨格不失而我胷中自有佳賞快心處以意逆名家法度是以但見其好何疑乎所以蒙董人只取明爽稍涉糢糊畧不流目常戲為之語曰取帖愈明其人愈昏閲名家書須識其來歷古帖無論矣如吾吳文氏父子待詔出于太宗而目為右軍者是截其血脉也掌故出于藏真而目為襄陽者是斷其源流也評者過猶不及

皆非是

鑒賞法書之樂聲色美好一不足以當之翫好雖佳無益于我惟法書時時作我師範不可斯須去身常謂博古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常博一古善書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嘗寫一字名家亦有但貴墨蹟而不貴搨本者此正不知真好者也墨蹟故佳不可得而善帖為稀世之寶矣善搨又不可得而常搨亦為不可闕之物矣即使其家多蔵墨蹟或一帖不具則刻本終不可少也

如是鑒賞方是好古方是知書方是識去取方是識好惡不然皆浮慕也

米黄諸君鑒别真偽鑿鑿不爽所賞諸帖即不墨蹟亦必善搨所以如别白黑今則不然後出諸碑大半傳摹失真無論好處弄壞即惡處又多為好事人修飾遮掩以眩世目真偽幾乎不可辨矣故寒山法書集特設後出續帖自為一類竊比釋典中單譯經不與入重譯藏恐未免亥豕疑以傳疑

善鑒者取書忘筆取筆忘刀取刀忘絹素楮墨即取絹素楮墨者亦須忘裝潢色澤而後可不然尠不為所亂惑

倣書知其好處固要知其不好處尤要敗筆人人不免名家即不過差少過失耳善學者取其長不善學者兼其短何也無真鑒也至于不經事少年惟敗筆是效何也敗是我家故物不自覺其易入釋家所謂熟境易于漸染苟能開眼痛懲何難但恐大夢中翻怪人推覺此

最難治

法書七

漢人書不期合而合晉人六朝能以不合而合唐人造立許多法度宋以下尚能造詣于法元則標緻用事抑末也世人趨之可憐哉

求帖先尋古文篆隷始可以窺章鍾閟奥得章鍾而後可以別二王優劣優劣渾渾勿與說書

晉人法度不露圭角無處揣摸直以韻勝唐人法度歴

歷可數顏有顏法歐有歐法虞有虞法虞實近古而返
拘歐似習俗而入妙顏則全用後世法矣其他隨人指
縱不足道也
晉人以無意得之唐人以有意得之宋元諸人有意不
能得今之書家無意求亦不知所得者何物
不學唐字無法不學晉字無韻不惟無韻且斷古人血
脈不惟無法且昧宗支家數謂晉無法唐無韻不可也
晉法藏于韻唐韻拘于法能具隻眼直學晉可也不具

隻眼而薄唐趨晉十九謬妄

時書之于法書分明別是一重世界時帖之于古帖分明別是一重世界搨本之于真蹟分明別是一重世界泛嘗名家書于第一流書分明別是一重世界不寧惟是即一人之作平時書于得意時書分明別是一重世界學者覩法書必如是重重互案等而上之等而下之無不燭照數計始可以為鑒賞之真如是賞鑒其書必進蹟不從心者亦或有之至于雅俗當前水鏡之辨如

薫猶蒼素必不為所撼揺矣

善帖遭庸工良工逢偽蹟雖皆惡道然亦不皆空過也

家藏本本十七帖粗惡異嘗然而晉人筆意十存八九

者此善帖遭庸工本也他石本字故可觀晉風埽地矣

此良工逢偽蹟本也具眼者自能甄别定其取捨盡成

良藥若無目握此各中其毒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可以

此言進

有識之士直教鉤帖人倒本從事寧使失粘骨力形似

故在也即不得前人妙境亦不雜後工醜態茍能不失形似伎倆足矣其神情庶幾自取若後世醜態一入腕中即百翻洒拂未必淨盡何也用後世耳目著後世皮相氣味易于相投一染難革勢所必至常謂熟境能熟生境能生非祖師不能道

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引則後必斷前斷則後可引一字數斷者有之後世狂草渾身纏以絲索或聯篇數字不絕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淳化帖第六卷首

帖蹈此失無論善惡其偽可知至若懸針用之絶少後世妄書一篇數見者不特非法望之可憎

我朝巳還吾吳以書畫甲天下至于今日家至戸到夫人而能握三寸管以自好車載斗量不可勝算惜乎一皆因人成事不似前朝諸公自立門戸不媿古人者流也常恐易世而往埽地盡矣畫非吾事書法一道可不補前賢未發之藴以翼同調友生相與上下其論為不刋之典乎自巳作字每見其情閲他人書寧無氷鑑士

衡所謂葢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顔真卿骨力有餘逸韻不足方朔像賛取資右軍晉風稍有存者當為平原正書中第一帖褚遂良志在妍媚古雅罔聞唐三蔵敘比量集王帖如伎女之兹宫娃薫蕕之倚玉樹非其倫矣畧無唐家氣骨敢望晉乎别論可也顔傷于方褚傷于圓雖然顔氏上達褚氏下達柳公權亦褚輩人也

智永千文學右軍其妙在圓而晉人實無此圓真卿畫

贊學右軍其妙在方而晉人實無此方孟頫一生學右軍妙在爛熟而晉人實無此爛熟過庭一生學右軍妙在疏曠而晉人實無此疏曠其他或得其端媚者而非晉人之端媚或得其狂逸者而非晉人之狂逸豈必後人失策巳邪即大令道邁巳自大去乃公懷仁拘束亦且翻累本體況其他乎

余論書極致少所許可如篆斷自籀斯真行斷自羲獻分隸斷自鍾梁狂草則古今無有無疵者人以爲過舉

曰即子書佳未必如説子書未佳空言何補則將塵之曰二典三謨夫人能説堯禹湯武未見其人如以不堯禹遂廢謨訓有是理乎言之無當謨訓亦疑如其有當寧問誰口

鍾王竝偁鍾以格勝王以調勝晉唐媲美晉以韻勝唐以力勝格力名近品位殊絶矣晉韻獨冠古今自足千古骨似稍遜力足以扶之後之學書者不得振救方徒事嫵媚態流而不返法書何有哉

好整飾家書故是雅調而意興每為之塞永趙歐顏是也好狂逸家書故是妙用而氣質或隨之壞張素米黄是也

篆隸必秦漢秦漢而下不取真草必晉唐晉唐而下不取人孰不曰巳所不能何以取信余則以為此必惡聞讜言之徒距人千里之外者言果未是直置不必相詰言而果是何嬻出之能不能之口橋門説書未是周孔而聽者三千法座談經何常活佛頂禮萬衆立言立功

本是三途何妨兼稱千秋不朽

覽晉唐而上法書惟恐其盡何也取裁多也覽唐宋而下舊蹟欠申隨之矣何也與易盡也雖然未閲書法之徒未可與此言進

具隻眼者方能辨墨本法書古刻貴在能改削敗筆今刻貴在不許改敗筆古刻即非名家親自箴酌必其工人實解此道然後下手是以去敗筆是貴今刻無論工人下劣即當代書家亦謬自謂但取筆意飛揚而已自

已本無真知實見是以一經改動即不益其醜態便翻作刻工之書漫然泛觀無有浮議可以一槩放書得佳帖故善不必佳帖亦善但後人翻刻失真者不具隻眼未免有所累耳佳帖無論矣不佳本亦善何居凡古碑剥蝕及摹搨不精者其鋒鍔渾渾不清學者以意求之苟得形似自覺妙境及後獲遇真蹟或古善搨本比量前此所學合則怳然自喜乖則惘然自失乖合之間皆大師也若無此誤未必能生稀有之想

短長結構故有定法若巨細斷粘必取名家真蹟始可為法若臨本墨本雖形似具在顧盼起伏大不然矣未可據以為師法也先讀書法具有成見則真偽臨搨皆我師資

凡唐已上墨蹟十九偽書雖不可不倣尤不可過倣不倣則無本過倣則不特効顰敗筆并偽人漫興俗筆都入肺腑大害事也詰者謂十九點偽不以過乎余曰試案聖教諸帖摹集而成校之通行晉帖已別是一類何

乃當代好事家收藏重價之帖畧不見有可喜可愕人所不能及處至于重摹入石者遂與世俗通行惡帖無辨亦有出自名家手勒者雖其字畫遒媚而又畧無晉唐氣味矣殺望鍾王流風遺韻乎是以余謂好事家寶藏墨蹟以至萬歲通天所進唐摹晉帖之類即不必親炙舊蹟已能悉辨其偽矣詰者又曰借使古今彼此文字不類烏知子見為真彼見為妄乎余曰世間法書何啻千百以多証少就常㸃變萬不失一

凡剥蝕碑刻榻不如石何也紙面不全碑底具在也是以名家遭逢古碑作希有想坐卧其下目不暫捨實有不忍捨處三晝夜留宿碑旁吾以為尚速

石本木本具有得失凡刻石鉤墨一失塡硃二失上石三失推鑿四失至于木則四失皆無獨易于圓頽使鋒芒早失不成佳賞耳識者殆不妨領會其妙也至若版伸縮石不動版工粗碑工細版工愚碑工慧版工輕易碑工慎重皆石勝木是又天淵然而善知書者即不過

兆壯驪黃何傷神駿苟能版得良工搨得初本便須遠出石上閣帖亦木千緡不售夫復何疑

校讐法帖大能速化即使傖父若詳校一二名帖未有不爽然生欣厭者其筆墨肥膌引帶斷粘顧盼乖合起止來去各有得失若其結構權正筆鋒正側雖别詳之而校讐時尤一佐証

常閱時俗惡帖出于近代名家名手紙墨搨裝皆精絶無不嘖嘖稱賞余唾恨揮去人言或是原帖非真有之

其摹刻妙絶非大高手不能余曰止見其惡耳作此帖者非伎低即眼低非眼低即品低耳不然寧肯售伎就此惡帖誤主誤人先已自誤何所取之

客以余憎聖教諸帖為過曰豈以結集者多補綴雜廁乎亦太難為矣曰非也即字字義之非義之矣曰何故曰取君百篇割集一首猶然屬之尊作肯認取乎客曰通篇則非句字還是曰句字說詩何異筆畫取字以筆取字此最下乘君談下乘吾不敢非子矣客爽然自失

常憎篇韻淺漏墨汙板闕别列字様大為可笑無論矣
名家摹帖亦多有之如得之為𢔶𢔶問之為问〻中之
為𠁩𠁩賢之為𡿨〻日之為〻〻事之為𠄐〻足之
為〻〻之類漸草漸省遂至不知來歷反以全體為怪
耳此謬甚也或見古帖全文反删改就俗此其可笑𠤎
之篇韻㑹𠤎丘何如是故行草帖中每有欠筆或未必
是所釋之字闕疑可也若據以為實是效顰耳
後世名家即不可師法然亦各有所長無以一青掩衆

美人自取裁可也蘇氏不丈取其任率米氏不雅取其任放黄氏不精取其任野蔡氏不古取其任時米最蔡殿鋒勢正側自能呈露其短長非我雌黄上下其手口近代吳中四家竝學二王行草仲温得其蒼希哲得其古徵仲得其端履吉得其韻一于蒼則蕪一于古則野一于端則時一于韻則蕩四者皆過也能漸其髓四病皆可勿藥而治偏則無有不為膏肓之患者何謂髓處其中以潤澤四肢如心為王百骸聽令内有所主故變

化不窮非若後世集于一家而不能化或效顰雜態以

相惑識者見之幾乎欲嘔

書道與時高下古今未暇為之品別亦陳言具在無俟

添足國朝獨鍾于吾吳又同起于武世二廟如祝文王

陳四君子者後先不過一甲子中盡一時之盛前乎此

者猶之舜禹周孔未生之初未始無聖善要不能擔當

一代師表無蹟可求耳京兆大成待詔淳適履吉之韻

逸復甫之清蒼皆第一流書何後世求全漫譏祝野文

時王拘陳縱將槩千古責備一人非公論也謂祝得魏
肉文得晉腴王得晉脈陳得唐宋而下筋骨惜乎不及
頭目髓𨇠如是判斷便不能為之曲蔽矣若前朝二沈
後代兩文以及徐李吳黄各擅偏長雁門亞祝姫水亞
王其他非所比論矣

了義八

常夢與人論字法忽見持字彼人不解余于夢境為之
解曰乃古人作文字之本體釋為持字凡文字以一筆

持之譬之文詞猶一篇中之正義一聯中之眼目也其變者若衆横中一直槁草中懸鍼之類又若衆長獨短雜側加點又其變之奇者未可以繩纆拘也但安此一畫意在筆前宜長者墻乎其長宜短者墻乎其短但不可欲短不短欲長不長嚴氏彈詩所謂拕泥帶水便不是詩論字亦然

正法以一筆僭之有二筆僭之者變也如辛辛二字辛字以下畫僭其上二畫必縮以讓其下若上畫先長則

首尾不稱矣辛字以上次畫僭其下二畫必縮以讓其上若下畫亦長兩大不勝矣宇宙二字宇以五僭宙以三僭可以類推

書法詳言永字八法似未得其腰領也凡字不出五法上有上法下有下法左有左法右有右法中有中法是也一言蔽之者都會是也作十分字都會在四五是也

至其流變不可勝紀漢有漢法晉有晉法唐有唐法一代之中官家有入院體學士有金石文作者自得之至

若一點一畫殊形變皃或上銳下圓如瓜子或起止流轉作凝雲或作横畫或作直竪有擲筆得者有鉤鋒取者有刺而得者有打而得者有拂者有引者凡此之類無所不宜隨宜措置借勢成形自有完局必如書法所言則點點依其使轉而後謂之書乎如此則不特百家同軌萬手齊匀已也設一人之書字字如此畫畫如此點點如此總令大佳見之可厭尚可稱丈人之書乎書奴計功可耳米芾言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

蘇軾畫字臣刷字五人亦徼近一偏欲去此病各求對治之藥對治之藥不必僊山靈草即就毒藥中求自有活人妙用牛溲馬孛神醫所不弃

勢從內出者已得也從外作者未得也已得則無論大小短長平直倚側無往不佳鍾王諸人是也未得則臨卷結構思前算後其書稍不方正大半體解矣智永盧顛諸人是也

化工之妙無論取大作小取小作大亦無論取歐作虞

取虞作歐即漢魏可以作晉唐晉唐可以作漢魏推此徵意取篆隸作真草取真草作篆隸以至取文字作繪畫取繪畫作山林川澤何常異軌

古人學問無窮故作字無有定體右軍署名無一同者非有意改作也因其學進不覺其自變耳常與繪畫之士談畫但須寫景莫須寫畫寫畫有盡寫景無窮景無窮學尤無窮也書道與畫正通

凡字先作稿即不得佳書與畫故也鄙言惡楮即不得

佳書興不到故也乃有不韻之客謂難其事大不然哉未始不勉曆人徒增世間一可憎事何所取之戒勿更作

書不擇筆乃名家入神妙用如釋氏學不曾嚼著一粒米不曾挂著一絲縷苟非此道透徹不能解此大話常狀好酒之徒見酒輒飲不問濃淡甘酸醉而後已乃是真好若柬擇佳醸即非真酒人也又如好色之徒嫫毋無鹽欣然相悅昔曾聽此輩人言凡具形體即具好惡

相與悅時只想其好處自足動情又如真好閑適人一丘一壑盤桓自不能捨若待婚嫁畢而後游五岳名山此向子塵心未斷未可與言真閑適也巢父不必伐庖此中真實開眼即能見得真手真文字好惡如別蒼素何暇擇筆然後定其妍媸乎皮相之人別論可也

書家有專攻古人一帖者此骨董匠非書也有專熟自已一家者此傭工調非書也何也妙不在彼帖亦不在此腕驪黃而外方是妙境

未入彀縴者作時筆筆用意書成字字無情已入彀縴者作時字字無心書成筆筆有法

謂骨勝肉則可去肉偏勝字則不成譬偏于肉而強之骨亦佳偏于骨而強之肉亦佳乃是大方若但能此而不能彼總八法具終非法罷

論書而言好某家即非真賞鑒學書而言學某家即非真學力以至好篆隸好真草或獨善大署書或獨善小楷字皆非真好惡者也果能真知灼見則目中自有佳

處任其短長肥瘠雅俗古今無所不可應趨者取于造
次間應避者懲于得意處如此了義方是知書
識得敗筆一生不誤敗處為功一生不窘法如禪機筆
如辨才處處生涯頭頭活潑方是流轉不窮
字法了義非言可竟若詳說之會須剛柔相濟權正相
兼平險相措筋骨相著古今相參圓闕相讓纖澀相宜
理事相符意興相發必如是而後字法能事盡一于剛
則不和過此乖矣一于柔則不振過此靡矣一于權則

不典過此野矣一于正則不韻過此腐矣一于平易則不奇過此鄙矣一于險怪則不律過此賊矣一于筋骨則不情過此疏矣一于皮肉則不力過此俗矣一于古則不妍過此死矣一于今則不雅過此市矣一于圓則不逸過此描矣一于闕則不莊過此殘矣一于纖則不文過此弱矣一于澀則不媚過此枯矣一于理字義則不通過此束矣一于事字體則不合過此岓矣一于意結構用筆則不玄過此滞矣一于興格調則不韙過此狂矣

寒山帚談卷下

寒山帚談

拾遺

漢晉遺蹟即名家臨摹已失故步數翻而往面目全乖至于小楷每帖各別矣猶然屬之一人之作作真蹟想是邪非邪若謂古人諸體悉具用意不同亦或有之未盡然也何以見之按淳化十七蘭亭諸帖雖有小變望去自然一家之作何常如小楷諸篇之豪不相類乎如是判斷則今時所傳諸帖將盡廢乎是又不然漢晉人

書法法皆具後世名家各得一偏再摹再勒若出兩手皮相雖殊骨骼自在具眼者取資不薄但直認作漢晉對面一步一趨此夢中夢耳會須多閲名帖虛心實鑒若識量不足則資訪前評内外加功無有不得者矣目中爰然有漢晉人真面目其肥瘦古俗辨若蒼素然後臨放豈惟異蹟不殊即恶刻皆明師也臨放

作書不必因字大而加筆不必因字小而減筆顔魯公東方像贊因八等字何常單弱雖其取法右軍訪楷作

署而然亦其胷中不為大地所懾耳元人蔣冕作小字千丈苟可借者盡削偏傍知後人局量不廣自呈其短請須自寛然後游刃學力

古今臨摹取捨絶然兩途古人不畏無筆勢而畏無結構今人惟筆勢自務而不知結構為何物毋論唐摹晉帖有結構無筆勢為佐証按淳化太清二帖即不過同朝百年間物耳取捨頓異何有于今日乎竟不知筆勢人人可以自取結構非力學則全不知也今不逮古何

待言辨格調

夏已前文字别一世界周秦漢别一世界分隷真草别一世界心思智慮罷用取捨無一物相通使周秦人作雲英蛟鵠坐見其廢唐晉人作大籀小斯判亦徒然何後之俗豎握今時紙筆描成物怪神妖格調

狀分隷恒言蠶頭燕尾又曰斬釘截鐵邕邈當其前繇鵠得其後雖然古人作字一字之中少畫得其前多畫得其後主畫得其前從畫得其後偏于前則不清偏于

後則不合不清乖時不合乖法乖時可乖法不可俗眼反是夫復何言 權與

不知字學未可與作篆不知篆書未可與作印作篆可全篆不可作印可全印不可全篆謂小大長短全印謂紅白陰陽短篇可長篇不可白文可紅文不可 權與

今不逮古當緣其情常論印章何常不著力趨步漢人而十不得一者猶之南人講經時時繫念敲打官話即有妙意因之阻塞非若京都輦轂間人但須一心析理

隨口而出如流水行雲任其縱橫可以滿志所以後世刻印即能刻者不能書能書者不知字義審義者不能博采能采者不知衺正能正者不知變通人心幾何百討彙集頃刻取辦何以得佳然則如何而可請加學力徐徐動手 力學

古今法帖別其功過定吾取捨否則去就褒貶皆不得其當矣古帖善本無論矣即不善本亦大勝時帖何也人人當家字字師範也後世諸刻惡本無論矣即名世

善本不堪比竝前作何也所采未必當家所刻濫及題跋并其惡俗印章及觀者惡札名姓都廁首尾枉費無益此何謂也雖然時帖佳本妙在名家手裁鐫工精嚴此其所以不可闕耳若文氏之停雲館因待詔國博掌故上林衛暉諸公父子祖孫為翰墨淵苑海内以名蹟求賞鑒者之所必遵于是出其餘資手自摹勒倩章簡甫吳鼒諸良工耳提面命精一為之稍不稱意即從刊削不惜數四恰情無忝然後入卷居然為明興第一流

前無作者無論矣後之繼者亦未覩其人也可不寶諸

評鑒

法書首尾題跋鑒賞諸文亦不可少但謂之古玩奇珍則可刻入法帖則不可佳者猶之試官取士及髦俊立朝之日試官何有不佳者猶之問官鞠獄囚犯的决之項問官何與用材

古字直今字曲時也習也小兒直老人曲勢也趣也學則直不學則曲正學也學古則直學今則曲俗學也唐

巳前字未始有曲唐巳後字始開曲之門戶李北海柳公權爲時俗之祖從此而往惟曲是遵矣流毒至于勝國諸人謂曲爲妙境直爲簡率故學者但悅時俗名家謂爲近人置古雅法帖投之于高閣如是顚倒淪于肌膚入于骨髓卽使晩歲省悟猝難拔其深根可不愼歟

格調

詩人論云詩直詞曲詞可奪詩乎不可也繪曲文直繪能奪文乎不能也故曰弄筆逞妍謂之畫字是也時俗

人尚曲毋論矣吾家承旨自謂深于此道惟右軍是遵右軍何常有此忸怩巧弄乎智永雖有一分俗氣俗故書家大忌也比之忸怩尚當末減

格調

字有難作者但可作時俗體胷中未有佳字名家未之前作無可師資一時構思不及須數四揣摹思之不得不妨閣筆一時苟就不妨改作改後纔得不妨再更其間會心處真不可言語形容到此自知白僊翁嘗論畫竹云不至意窮不入妙境庖丁滿志蒙莊而後直至今

曰了義

凡為學為魔所中不須痛懲還須學力足以勝之往往見自負于晉而陷入波折飛揚者時俗魔也自負于漢魏而陷入皮相粗蹟者村俗魔也自負于奇古而陷入爪牙張露者野俗魔也故學晉當知晉韻由古雅來學漢魏當知漢魏由八分章草來學奇古當知奇古由字義形意來苟無是學即勿恃才恃才之過適于無學無學不過淺近而已恃才弄出許多醜態如何令人不嘔

學與無學識足以持之不妨從容中道了義

作字者落筆失所勿因失而改轍腕中自有得所處可以振救觀字者評此敗札須原情而賞鑒眼中自有不敗處可以取裁評鑒

古帖即不甚知名者必有可取後世知名士亦遠不逮雖云時代下趨亦作用有異兩限之耳何謂作用古人重事不善不止故必有自得處自得乃真實妙境自足師資今人逞才稍可即嬌故無非備人之作備人則一

圓假面烏得不憎評鑒

學時筆筆倣古成功字字自作但仿古如學究講誦徒自作如狂狡無儀了義

時人語言言不由衷即甘何益書生文字字非自作雖好何干故諂語臨字君子恥之了義

漢摹印雖云雅俗互用然其法度位制有不易者在別詳之刻符經叙例長箋一百七十五卷無論矣俗刻章法上下交錯左右撑拏可憎特甚友人戲曰搭夜航人肩磨背擦

稍得一隙兩脚伸來何以異此余亦云昔昆氏有斷弦不續而專房越僣者親知戲曰誰教他座子空閑不自覺其尻髀輾上去矣聞者一齊噴飯正是俗印章法評鑒

或倩善印者刻一引首示余評鑒頗不佳曰彼非良工歟曰無出其右者曰何以不稱曰古無引首無可師資故不稱曰人苦無能耳能則何必效顰而後稱善乎余曰譬高才博學嫺于詞賦矣請作公車章句能入彀否

引首之例漢章非其類乎臨放
客問世人皆好子總不好世人皆不好而子總好何居曰粗工造䴡細工磨栝尚筆書似之造磨俱粗鬆工色澤尚墨書似之䴡鬆跕惡洒拂得所鐫摹精到書似之彼三種書識者見之憎俗人見之賞評鑒
凡字縱則疏拘則怯大小先後各有分量始可與言書莊子大智閑閑小智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公逍遙從人間得之了義

作字須取四餘勿取四極有餘墨則贍有餘筆則清有餘楮則泰有餘意則安墨極而濁筆極而鄙楮極則窘意極則危了義

熟爛字法不可令初學者效顰猶之杜甫詩韓愈文未始不好若圓熟詩文先落肺腑出詞吐氣不免塵腐因其磨礲圭角以恰好奪俊逸如布帛菽粟雖生人必資市奇者不顧若夫率意成家之帖人人具一出入作者述者取捨自由患不知趨避耳不患他人得失也臨放

用筆須淳不可雜出金石欵識之雜出者法未定時之作也定則規矩制度一豪不可逾矣古文用蝌倒䪿柳葉用搽大小二篆用圜刻符摹印用方刻符借古摹印借篆分隸徒隸方圜任取分隸有定局徒隸無拘關無拘闒中而能辨得有法度處方是傑作否則狂奔肆逸全不成文即有可觀狐狸跳梁耳

格調

惡人齋戒可祀上帝嫫姆束修無辨遠人濁海生紫瀾亂山成青碧各有可觀若指謫其垢十九可廢矣狂生

亂塗有似于此 評鑒

俗人妄謂雙鉤為飛白前已詳辯然此法不可闕者但資摹古翻刻之用凡摹刻而單鉤鋒出則肥鋒入則瘦皆失也惟雙鉤從中發刀弃其餘墨不失故步 用材

鑑賞須取其全體故效勿取其全體取全即并其敗筆為我效顰之資大能僨事 臨放

作篆須于剛中求和作真須于和中求剛草則剛柔互出急就用事不得不爾八分剛奪其柔命之曰隷克稱

其名 權輿

字格之取調猶人體之加飾無飾不文無體不立又如食物之有五味五味故不可闕然不得失其調和豈惟調和難即遲速之叙自有先後若鹽醯齊入不成享矣世俗人捨格取調所謂何暇及此無學逞妍皆此類也

格調

字須一筆成就乃佳若以點綴飛轉補其前失即是偽物況可獨藉肥瘠穠纖瞞人耳目乎是以不具胷中完

字必毋動筆不淹貫法書書法必無完丈無完丈非法罷力學

妄自好人作書如昏夢中認夢為醒雖具有苦樂無甚痛痒賞鑑家甄別如甦醒中覺夢為夢雖欣厭滿前游戲自在學力

真書之習俗而不可變易篆古之取正而翻可轉移前言備矣惟分隸兼此二俗莫之或非何也徒隸分隸二家本變亂成法不可以字義求是則古無與為辨矣又

不遵時制不必以通塞廢是則今無與相剥矣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獨不能逃于法眼權輿

書求本原前言詳矣若末流不啻亦烏能趨避譬之尚鍾之豐腴流而為蘇趙尚王之俊逸流而為宋元尚虞之圓正流而為姜蔣尚歐之剛方流而為宋版尚顏之整容流而為今版至若拙如魯直放如元章妍如河南恣如北海未始無本不可不遏其滔滔耳試觀吾吳書家若履吉之嫵媚效顰者流而為崛彊䏧落希哲之蒼

古效顰者流而為披命胡塗徽仲之清秀效顰者流而為舉吳纖弱二沈之軌健效顰者流而為官家時俗一皆有趨無避之過也力學

放書擇善前言詳矣不善當前須出已善勝之勝故佳不勝亦佳一時以為已勝而他時以為未勝尤佳大氐我失難覺人失易彰久則我失更彰于人失也若前未力學便無案自考何以自懲力學

篆書中小篆真書中小楷非强紙不可二體行筆不得

急就故耳若弱紙緩書則筆墨不為我用矣凡字不由
緩中求速即使有成終是詭遇是以古人都無弱紙用
材
筆翰極致本自相通故畫字轉音為腰去聲訓作圖畫
之畫後世淆改作画畫俗𨓜二字分用殆不必也古今能
書遂能畫者若畫譜所載周秦漢魏以及晉唐鍾王而
下諸人是矣然無迹可求至若宋之蘇米又若國朝之
祝陳𨓜以書翰游戲于圖畫若倪沈唐謝以繪事兼善

于書題眉中自有得意涵泳而出皆爲我用不爲外境拘使劉安所謂以内樂外者諸公有焉他人但能以外樂内即無以與此

了義

國朝吾吳以書畫甲天下惜乎風氣所鍾又陷于善書不鑒一語趨其華不趨其實遂令名世者多傳家者寡茍不必爭名即不必避善鑒不書之誚余作帚談緒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評論金石窮案極斷試令軒頡籀斯當必爲我擊節上古無論切按丞相中郎太尉右軍

以及晉唐而下名世大家無不有筆法條論具在其間託名偽作者無論矣其人自書勒石者何限而謂善書不鑒善鑒不書正不然也 評鑒

寒山帚談拾遺

寒山金石林甲乙表

後論移甲下辛以便法書之次

寒山帚談坿録

金石林緒論 即前表志字義竄後

篆籀部

字須遵古古文故煩惟篆可法上以遡古下以通時篆明而諸體具故先字義以冠諸帖

壇山刻石相傳武成穆三王及太史籀書即皆未有的據然文字之妙古今無二秦文之祖不須置辨惜止于四字耳

石鼓詩十章三代而下整齊文字獨此獵碣無論筆畫之妙即風雅誦數十章删後稀世之寶也其詞結屈其石剥残不能成讀者十八九余得是帖再求再榻者數四撫翫臨摹轉得妙境時時括目千古常新會諸釋斷巳見爲之章句爲之補亡爲之翻刻全闕二本即後勝我者出而此石剥落恐又不逮今日之文矣日見傷殘不得不急知我罪我亦復何辭

詛楚文三代文字莫善于秦三篇全文即莫可得得其

合作一篇足為法式放斁為三以補其闕字即不類揣摹鼎彝而為之

泰山碑補秦文故佳矣始皇壹宇宙而往尤稱詛楚諸碑惜不竝傳此碑所傳字二十餘文竊比繹山會稽其次則依摹傳四面減小樣制之式補其闕損不能無忝柰何四面傳摹一百四十四字尚須全搨

繹山碑秦碑全具者惟繹山會稽而繹碑翻刻頗非一本昔人評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第四

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鄜縣第七今以第一者為主而以諸本攷校得失分豪短長不枉其功過翻作千古師資會稽山碑世傳繹山為徐鉉摹本今案會稽字畫與之絕類豈亦徐摹邪其為斯蹟無疑特以泰山小不同故有此物議耳按鉉奉敕校説文又為竄改五音韻譜二書無論字畫乖異秦文闕略即繹字且從俗作嶧矣豈鉉矛盾至此乎

琅邪臺刻石文補此刻全無所存流傳惟文章在余為

補寫一過聊以畫虎寧避續貂

之罘山刻石文補按汝州帖聊存數字死馬骨耳補如

泰山琅邪

之罘東觀銘補全篇皆無亦補同上

碣石刻石文補補同東觀

天禄辟邪四字此柳葉篆體之祖未覩真碑所傳者汝刻恐未必如此疏野也然亦自有古色在聊傳其影響而已

錢志錢文其文不一雅俗雜收十九不成觀者去之采其合法善者以攷時代作用之異平準有書作法可攷文即不多實典可據足為文字之史似亦不可闕者

剛夘識詞義在漢書詞有二篇其一頗不成讀一篇奇古三十二格三十四文世失其讀余為攷正字本絶細難明摹作大書釋其文句一諷而義自明

碧落碑割列飣餖雜然而出以啟夢英十八體之惡道但此碑所采政自有佳書惜摹失十之八九偏長足采

不可無一茍為無學便中其毒所得不償所失矣

李陽冰諸碑不下數十種其筆過柔其格最下頗無所取但顧盼爛熟亦足自好耳縉雲縣城隍廟碑却有骨力譙卦怪惡甚于他碑而多奇邁過中求功是或一道同時李潮宋僧夢英國朝程南雲全蹈其轍王著法帖跋署雖淺陋于閣帖每卷之尾篆十餘字亦不甚惡令本帖分割以類相從不泯其所作留附篆帖之末不欲遺棄成書耳無可取也

款識部

三代漢唐款識夏商如符印周秦而下始成書册文多不及詳論漢别出一調在摹印則可取法比之古人一段俗氣自別彝真文而外有攷古博古二圖薛尚功集摹廿卷如出一手是其敝也嘯堂録版不如石近復翻刻二本不成觀矣書法印法兩有師資此博協之大海也故後篆先印

凡款識之式一字以至五六字者皆刻符體當備印法

之祖款故白文而作印須紅與摹印篆不類摹印則宜白不宜紅其成篇之文文字兼長者若齊侯鎛鍾秦銘勲鍾之類皆可為籀鼓斯碑師法權輿所當別列為帖者也

符印部

世不用篆而用印自至尊而下及掌故亭長非印不遵即覩簡摛文亦非印不信則篆之重于徒隸可知篆不能廢于今日有據寧堪付之俗工逞鶩乎印法莫傳非

一日矣趙氏吾氏諸好事家稍有記述寥寥無幾得睹舊印文者吾吳惟文國博許文學王舍人諸人而外無從遙度自顧氏印藪刊布大集然後人人得睹漢人面目然皮相而已真境蔑如也章法刀法世或稍窺至於字法全然不省拘者束于說文狂者逞其野俗過猶不及都成誕妄昔常與黃表聖論印翻摹舊章孰與全考摹印表聖往矣撫卷慨然今取往代璽書而下先秦迄漢六朝而止入此律者方為字法其不堪入印諸家之

篆所謂道其所道非印之所為道也析若蒼素明如日星欲盡此道別有刻符經傳表疏自為一集詳之長箋一百七十五卷矣此獨取字法入于金石林附以時代欣厭其他悉畧不采

秦璽書凡印出于璽書璽書之流傳者獨此二面各九文耳雖未必無譌亦非後人可及并世所摹盤螭鈕文同取作法為刻符之祖

虎符文此刻符書之小變作漢篆之法式字亦不多以

存一代制度姑坿于此

分隷部

分隷非古也又不堪通時名號不典而文士每每間作此何以故古法不傳取其易與若謂可鄙矣然不可闕者不特漢人摹印必資波折流變古今藉此通貫故後

篆先真

蔡邕夏丞碑八分正法尚存篆體筆勢背分此分書之始九疑山郭有道諸碑皆是也校官碑失名氏矣亦託

之邕程邈故始于秦然未甚行世至鍾繇而魏益尊為分隸之最若卒史受禪皆名世之作至梁鵠孔羨等碑與鍾雁行其後繼作不絶漢世勒石十九皆隸若韓勑孔宙尹宙鄭固張遷郙閣曹全以及隸釋所列數十百通即不悉覩全碑而太半具于漢隸分韻惜其版刻苟簡影響而已唐隸雖云去古典則不爽若泰山誦孝經傳並出御札若夷齊恒山等碑韓擇木蔡有鄰史惟則孫師範張廷珪皆其表表爽平孔廟新門記亦可觀宋

僧雲勝聖教序不失唐法勝國無甚名家至國朝則僧宗泐滕氏兄弟學唐文氏父子學漢並是傑作不暇殫論聊舉所見於此

小楷部

小楷世用極博鍾繇二王居然立極鍾逼古王圓融自古及今皆兩家耳孫唐四大家雖别立門户何常出其範圍具眼者直鑒其脂髓宋元或縱或拘縱則野拘則俗皆畔於二子者也雖然不有後世名家無能洞悉古人

妙境去其太無當者徒隷便于用惟小楷故大書後之體似逆用則順

鍾元常楷書惟宣示昨疏墓田三帖而賞鑒家多謂𢌿出逸少臨本墓田爽朗無論矣宣示亦當必有據而云季直表後出雖臨摹失真然古逸𢌿至必非後人可及戎路表字法疑出二帖之間似亦非僞作但失真更甚于前惟力命表全放季直爲之畧無竒處其爲效顰可知總之季直傷肉宣示傷骨戎路則皮相而已

王逸少行草不甚相逺而真楷諸帖迥出異手故知字小者鉤臨易失重摹數四遂成胡越猶有恃者臨摹諸人必稍知書法然後下手典則猶有存者是以面目雖殊脾肺肝胆總能成就學者未必無補學力足以持之皆師資也但其敗處非无學所能辨

黄庭經東脩儒行君子也樂毅論如策畧謀臣力士哉方朔賛在二者之間各得其妙仙仙乎飛舉矣曹娥碑猶之縝静處子女中丈夫乎至若内景等偽蹟一不暇

論

子敬洛神暢絶千古惜其不能消磨紈袴習氣是亦王家子弟故態直得忍其跌蕩恣睢矣惜所存惟十有三行耳近世溢出多本可以一粲

虞世南破衆叙纖筆無虧顔真卿麻姑壇蠅書有勢褚遂良尊勝陰符靈寶等經並趨步黄庭消災護命亦其亞也而不題名般若心妄題歐氏何處似之即未必盡褚總之唐人名帖耳

王廙僧虔蕭子雲宋儋皆出于鍾繇猶步武
衛夫人及隋唐諸內札十九擬王而太宗其醉心者也

真書部

淳化諸帖所見者无論智永臨王告墓而下直過唐人
虞世南用筆第一正鋒善圓結構善逸書不正鋒一筆
非是即有他善往費功夫嘗謂寫得一畫方知用筆寫
得二畫方知結構書法能事盡于此矣
孔廟碑為世所重其他不甚流傳即淳化閣所摹無幾

停雲館小楷破邪序稍大者皆行草至若汝南公主未可遽信別論可也蜀本石孝經左氏傳字法全虞與他經異

歐陽詢結構第一似過其師方整嚴肅實難步武學者須透其一著始可得力否則不墮刻板即霑塵腐矣求其方中之圓死中之活頂虞蹈通皮肉髓惱皆呈露矣

虞恭公九成宮皇甫君化度寺四帖行世姚恭公碑未得若停雲館小楷中般若心字固甚佳非公筆也獨有

銜款一行耳蜀本石易書二經及儀禮全學歐書與他經異

歐陽通學父未融可補乃公之闕似亦不可少者道因碑泛觀欲廢詳玩則結構森然可謂不墮嚴訓者也其稜角峭厲智者見之益其智愚者見之增其愚須具隻眼而後辨此

宋盧經慎刑箴僧正蒙書夢英贈詩皆學歐者

顏真卿嚴整第一稍有一分俗氣唐人獨推此公亦以

品第增重耳東方朔像贊取資右軍故獨脫凡骨碑陰即本色矣家廟碑名過于實多寶塔已資多口疑是刻工之過公書頗多不能詳及

徐浩廣智和尚碑似顏而稍時矣

褚遂良書固大佳不堪自立門户欲會衆長作入院格及寫聖教序專事筋骨頗異唐法豈惟不似平時之作而已竟不可解聊存一體

柳公權專事波折大去唐法過于流轉後世能事此其

濫觴也玄祕塔銘亦无所取

李北海妙過于前亦柳輩人也南岳碑亦頗有名

衰休圭峰碑僧契元尊勝呪各有可采惜不清耳

大書署書同部

署額不傳以稍大書比量為之即小楷八法不甚明顯須稍大者始可指示得失故古人大書尤稱最要若顏真卿中興頌蔡襄萬安橋之正書唐玄宗太山頌之分隸以至宋蘇軾之二記大觀之五禮元趙孟頫之赤壁

悉勿輕過舊蹟所存者有蕭氏之阿育塔李陽冰之黄帝祠宇生公講臺虞廷臣之寒泉無量壽佛米芾之第一山趙孟頫之雲居國朝人寫吾吳諸額如徐有貞大正義澤故自奇逸中街路清嘉坊生幼堂皆公書也祝允明之夏氏藥室文徵明自書翰林郡衒之承流宣化皆入院體之選字大不能摹入法帖論書爲學之士遇之須坐卧其下過三日而後去

章草部

章草為行草之祖不可不學辰宿列張帖乃集古成篇不必擬為何氏昔人云周興嗣采羲之千字集成即不皆羲斷非後人可到

索靖出師誦及蕭子雲皇象張芝鍾繇二王無不間作急就章翻摹雖失居然周行也嗣響則近代宋克通時祝允明通古其學鍾體尤融通入妙

行楷部

漢晉行書不真不草無大無小近真者行楷也蘭亭為

冠淳化停雲等帖釐而出之皆是矣李北海雲麾將軍葉有道碑稍舒其體褚遂良哀册虞世南汝南志則稍束其體虞未必真取為類耳宋王著法帖標目亦所不遺後代名家不暇及矣

王仲英北岳張仁愿唐憲廟蔡卞曹娥皆行楷也

行草部

説具前條近草者行草也亦用諸帖釐出唐太宗御題碑石頗多晉祠銘棲霞記皆是後代繼作極煩悉不詳

及

蘭亭古今辨悉如水鑑之照人物何常不真猶未免相左耳桑世昌之蘭亭攷亦云詳矣陶九成輟耕録尤白爛然我輩所見即不過近刻彼善于此不必置味善本既莫可得須集數十種對按鑑賞妍媸自是不能掩擇善而從事在能者

狂草部

漢張芝杜度不可多得唐張旭懷素始有流傳楊凝式

為奇逸之品僧彥修學芝旭之狂顏氏坐位祭姪皆無意得之各有妙境宋黄氏黄庭米氏天馬皆其最者國朝祝文多作無論王寵白雀絶筆尤佳余家藏焦露諸詩可以伯仲近與陳令入楚不可得矣所存者僊山障子歌差足雁行若其生平大小真草雖極其逸韻皆常調也不暇品第矣狂草格寛不類他本故别自為集

二王全帖部

行草為通俗之用獨舉二王拔其尤也凡淳化諸本及

潭絳汝鼎黔江長沙武陵溫陵蔡州彭州利州太清菁華戲魚星鳳寳晉真賞淳熙元祐及聖教興福絳廟以至近代二王十七帖東書堂寳賢賜書甲秀停雲歸來戲鴻欝岡墨池蘭白諸本所具去其偽辨其錯别其剖集倣作之異託名強名之殊自為一部集羲之帖惟聖教叙精覈無忝然可摹而不可放放其作用如閨閤處子無士夫氣集者磨礱錘釘不得不取其圓整入格耳何得儗而自拘豈逸少意乎王氏諸帖具在可按而得

也興福絳廟棲霞去之更遠後世効顰近代尤繁以待

祖龍一炬

冒義之書猶可憎厭家自為法何所不可一作假物呈其醜態矣或未必彼人作偽太半為後世强説沐猴而冠以邀資斧觀者效者勿墮其雲霧中但取其偏長取裁取法無不可者

字義部此類居首因入法帖移置于後視表殊遜

為學惟文事文惟字明字惟義求義惟説文説文表者

表說文生生之次也慎祖賈逵始一終亥鉉改鄦慎始東終甲二家畧無統領雜然而出此表即賈鄦之説追其子毋而為之次從其義訓而列之門一覽瞭然不令渾渾字由篆篆有義義惟此書漢唐遵守後代因之故為第一即有未安成書具在

諧聲表者韻學之祖也取其字全而有統領故楷體入帖與說文相為表裏前表主形義後表主音聲其書作用音訓頗繁此特單文表譜而已義詳本書長箋二百

四十八九卷

明字表者推廣賈鄦未盡意義窮搜古今解字形訓也一法可通不嫌重出擇善而取事在後賢但欲詳說相生次第不使他時註漏得失幖表相生非篆不顯鄦徐殊途我書未布視前稍詳不免重列前二表者亦古未有然全依本說此雖我自作之亦畧不自用黜其無當翻覺明了詳于長箋九十九卷

徐鍇部敘篆目賈鄦始一終亥之書後人莫知二人作

用鍇作繫傳取彼五百四十部聮絡二篇其間不無穿鑿竇漏然亦太半可通或與全書先後不倫處稍為正之闕畧處一為補之程氏解易作敘卦全蹈其軌足取法耳其書小篆頗佳因摹入帖

夢英偏旁次同賈鄙互亂者一二用徐鍇部敘更定補足字效陽氷而加醜俗

周伯奇字原亦即賈鄙五百四十小有更改都不救正一仍其書篆法丈字亞鍇邁英後來之俊惜乎古色蕩

然世之不古亦可知也
張參五經文字字體累代有更無論矣自玄宗以己意
定爲開元天寶文字而孟蜀一遵其制於是有五經文
字之設懸之象魏不敢移易百代人文定于一人之手
文之厄會也雖然此碑一立可斷無學之漫然改作者
以力學運而爲取捨未必無補云
京兆府學移經碑字法字義皆無足采欲攷秦蜀石經
始末以破後人妄語似不可無故坿入帖

唐玄度九經字樣義同張參而廣之

顏元孫干祿字書亦張唐流也可供棘圍文字法式十謬三四小學之最淺者但出真卿似不應闕若其正通俗三法創法之便亦自可取

廣干祿字書能廣而不能正備員而已

書法部

作字無書法如狂奔失路無有不顛躓者況出名蹟執柯伐柯取則尤切孫過庭自書書譜趙孟頫書姜堯章

續書譜宋克書鍾王小傳以及墨池編書苑菁華數家所載采其最要者名家補作續爲完璧

評敘部

不有評敘得失莫彰古今繁言故多此但取名家書自爲一類如筆陣圖不必假王爲孃亦爛然可取梁武帝書評僧智果書不足者足之二家評有别異者參之亦成完壁詹孟舉書王賔敘字雖云淺近亦所不遺祝允明自書託言無名氏書述大能殫近代不無言過其

實

千文部

千字文法書下乘有便初學古今名家亦多作之故特自為集相傳梁后取羲之千字命周興嗣集成即未必然披淳化閣辰宿帖章草書古意猶存即非章帝亦漢晉良工也因采急就索蕭二王諸帖補續所闕無采者直闕之智永真草二體懷素大小二篇大者楊少師筆耳張旭狂草殘木猶在歐陽詢正書近出譌作陽冰繆

篆僻斯無當徽宗大草實出大素夢英南雲又學于冰

米芾趙模之大小盃頫六體可觀俞和四體無取周伯

奇王觔蔣勉廷暉姜立綱篆真竝可供中書郎儆儆邵

時登學周者也文徵明金蘭小字極精三體自作篆則

國博倣蔣續貂祝允明諸體效趙陸士仁四體效文王

寵真草和仲小篆其他繼作不能悉數七十二體千古

惡道在所黜也

類聚部

類聚爲最下乘然便于俗鍾鼎篆韻四種六書統篆𨽻集若篆訣若草訣𨽻韻草韻及草書闕之類或同字異體或同體異用初學誘奬庶幾可存故勉録之折楊黄華白雪共落異趣者衆矣試以質之世人吾知其去彼取此